

论现代汉语的两种不同保留宾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张庆文 香港中文大学 邓思颖

提要: 本文着重讨论现代汉语中两种带保留宾语的“把”字句:(i) 我把橘子剥了皮;(ii) 我把水浇了花。这两种看似相同的保留宾语句在语义关系和内、外宾语的成分提取方面表现却极为不同。本文认为这两种保留宾语句分属两种不同的施用结构,它们在上述方面表现出的差异与它们不同的句法结构密切相关。两种施用结构的引入不仅解释了上述句式在成分提取方面存在的差别,还解释了两种保留宾语句中存在的其他一系列不对称现象,同时证明汉语保留宾语句并非汉语独有的语法现象。

关键词: 保留宾语句、成分提取、施用结构、内宾语、外宾语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11)04-0512-17

1. 引言

本文主要讨论现代汉语中的两种带保留宾语的“把”字句:(i) 我把橘子剥了皮;(ii) 我把水浇了花¹。这两种保留宾语句看似结构相同,但语法表现却差异极大。通过对这两种保留宾语句语义关系和语法表现的观察,本文尝试从生成语法学的角度解释造成这两种句式不同语法表现的原因。参照 McGinnis(2001a, 2001b)、Pylkkänen(2002, 2008)以及 Tsai(2009)等人的研究,我们认为汉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施用结构(*applicative construction*),上述两种句式在语法表现上的差异,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施用结构在句法表现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它们不同的句法结构决定的。两种不同施用结构的引入不仅解释了上述句式之间的

* 本文曾在第五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ICCCG-5, 2009年11月27日-12月1日,香港:香港理工大学)上宣读,感谢与会学者的讨论和建议。文中舛误概由作者负责。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英汉量化现象的对比研究”(10JJD740010)的资助,特此致谢。

差别,还可以对两种保留宾语句在其他方面存在的一系列不对称现象加以解释,由此也可以看出汉语保留宾语句并非汉语独有的语法现象。

2. 两种保留宾语句的不同语法表现

本文讨论的保留宾语句是黄正德(2007)所说的非作格(unergative)动词带两个宾语的句子,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带保留宾语的“把”字句,例如:

- (1) a. 张三把橘子剥了皮。 b. 李四把狗打折了一条腿。
c. 张三把门换了锁。 d. 张三把自行车卸了链条。

此外,还有一种带保留宾语的“把”字句,它的结构似乎与例(1)完全相同:

- (2) a. 张三把水浇了花。
b. 张三把纸糊了墙。
c. 李四把布蒙了眼睛。

本文将对这两组带保留宾语的“把”字句进行分析比较,以期找出这两种句式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句法后果。

2.1 保留宾语句的基本特征及两种保留宾语句在语法表现上的差异

根据黄正德(同上)的研究,保留宾语句有以下特点²:(1) 动词为非作格动词;(2) 可以变为受事主语句;(3) 可以变为把字句;(4) 可以变为被动句;(5) 蒙事可以省略。

按照黄正德(同上)所给出的标准,上面所讨论的两种句式的语法表现无疑都与之相符,都可以被看作是带有保留宾语的“把”字句。我们来看表1(例(1)的句子被当作句式1,例(2)的句子被当作句式2,下文与此相同):

表 1. 保留宾语句的基本语法特征

	句式 1 张三把橘子剥了皮	句式 2 张三把水浇了花
动词为非作格动词	是	是
可以变为受事主语句	是(橘子剥了皮)	是(水浇了花)
可以变为把字句	是(张三把橘子剥了皮)	是(张三把水浇了花)
可以变为被动句	是(橘子被张三剥了皮)	是(水被张三浇了花)
蒙事可以省略	是(张三剥了皮)	是(张三浇了花)

但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两种句式的不同。如果按照黄正德(同上)的说法,把动词本身的论元看作内宾语,而增加的论元看作外宾语,它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内、外宾语语法表现的不对称上。请看表 2:

表 2. 两种保留宾语句的不同语法表现

		句式 1		句式 2
内、外宾语是否有领属关系	有	橘子的皮	无	* 水的花
内、外宾语位置是否可互换	不可	张三把橘子剥了皮 * 张三把皮剥了橘子	可以	张三把水浇了花 张三把花浇了水
外宾语是否可以被动化	可以	橘子被张三剥了皮	可以	水被张三浇了花
内宾语是否可以被动化	不可	* 皮被张三剥了橘子	可以	花被张三浇了水
外宾语是否可以话题化	可以	橘子, 张三剥了皮	可以	水, 张三浇了花
内宾语是否可以话题化	不可	* 皮, 张三剥了橘子	可以	花, 张三浇了水

这两种保留宾语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保留宾语句的两个宾语之间是否具有领属关系; 第二, 内、外宾语位置是否可以互换(object alternation); 第三, 保留宾语句的两个宾语在成分提取方面是否有限制。从领属关系来看, 句式 1 的两个宾语间具有领属关系, 而句式 2 的两个宾语间没有领属关系; 从宾语互换来看, 句式 1 的内、外宾语不能互换, 而句式 2 的内、外宾语可以自由交换位置; 从成分提取方面来看, 句式 1 的内宾语无法被提取(extract), 相应地, 它就不能做外宾语、被动句的主语和话题; 句式 2 的内宾语没有成分提取上的限制, 因此, 它可以做外宾语、被动句的主语和话题。

那么, 为什么句式 1 和句式 2 在内、外宾语互换和成分提取方面存在不对称现象? 句式 1 的内、外宾语之间存在的领属关系与这种不对称是否相关?

2.2 宾语的题元角色

根据黄正德(同上)归纳的保留宾语句的特点, 保留宾语句的动词都是非作格动词, 在本文讨论的两种带保留宾语的“把”字句, 其动词都是二元非作格动词, 即通常所说的及物动词, 因此, 保留宾语句的内宾语应该是动词的真正宾语, 是动作作用的对象, 比如, “皮”是动词“剥”的对象, “花”是“浇”的对象, 从题元角色上来看, 内宾语可被看作受事(patient)论元或当事(theme)论元³。

这两种保留宾语句的外宾语的题元角色也不相同。我们发现句式 1 的外宾语与内宾语之间具有领属关系, 比如, “我把橘子剥了皮”中的“橘子”与“皮”之间, “我把张三打折了一条腿”中的“张三”与“腿”之间都具有一种领属关系, 因此, 句式 1 的外宾语可以被看作领属者(possessor)。但是, 句式 2 的外宾语和内宾语之间并不具有领属关系, 因此, 无法把句式 2 的外宾语也当作领属者。我们下面将通过一系列的句式变换来确定句式 2 的外宾语的题元角色。

2.2.1 句式 2 的两种不同底层结构

首先来看下面这组例子:

- (3) a. 张三把漆刷了房子。 b. 张三把纸糊了窗户。
c. 张三把睫毛膏涂了眼睛。 d. 张三把水浇了地。

上文发现, 句式 2 的内、外宾语在成分提取方面不存在不对称现象, 同时, 这组句子的内、外宾语还可互换位置, 即内、外宾语都可充当动词的宾语, 例如⁴:

- (4) a. 刷漆/ 房子 b. 糊纸/ 窗户
c. 涂睫毛膏/ 眼睛 d. 浇水/ 地

根据以上观察, 句式 2 的两个宾语都可充当动词的内宾语, 即它们都可充当题元的角色, 另外, 它们的两个宾语也都可以做外宾语。可以据此推断, 句式 2 应该有两个不同的底层结构, 即: “张三把水浇了花”和“张三把花浇了水”。我们暂且把“张三把水浇了花”这类结构看作句式 2(a), 把“张三把花浇了水”这类结构看作句式 2(b), 来观察外宾语在不同的底层结构中所充当的题元角色。

2.2.2 外宾语充当工具论元

例(5)中, 充当保留宾语句外宾语的都是工具论元, 例如: “捆箱子”这个事件是由“绳子”这个工具来完成的, “切肉”这个事件所用的工具是“刀”, “别袍子”用的是“别针”, “缝衣服”用的是“线”:

- (5) a. 张三把绳子捆了箱子。
b. 张三把别针别了袍子。
c. 张三把线缝了衣服。

这类句式可以作如下转换:

- (5') a. 张三把绳子用来捆了箱子。/ 张三用绳子捆了箱子。
b. 张三把别针用来别了袍子。/ 张三用别针别了袍子。
c. 张三把线用来缝了衣服。/ 张三用线缝了衣服。

由上可见, 工具论元实际上是由介词“用/用来”引出, 也就是说, 它们应该是介词“用/用来”的宾语。我们发现句式 2(a) 也可作如此转换:

- (6) a. 张三把水用来浇了花。/ 张三用水浇了花。
b. 张三把漆用来刷了房子。/ 张三用漆刷了房子。
c. 张三把纸用来糊了窗户。/ 张三用纸糊了窗户。
d. 张三把睫毛膏用来涂了眼睛。/ 张三用睫毛膏涂了眼睛。

同例(5)一样, 句式 2(a) 中的外宾语实际上也应该是介词“用/用来”的宾语, 因此, 从题元角色上来说, 句式 2(a) 的外宾语也应该是一个工具论元。

2.2.3 外宾语充当处所论元

与句式 2(a) 不同, 句式 2(b) 中的外宾语显然无法转换为介词“用/用来”的宾语, 例如:

- (7) a. * 张三把花用来浇了水。/ * 张三用花来浇水。
 b. * 张三把房子用来刷了漆。/ * 张三用房子来刷漆。
 c. * 张三把窗户用来糊了纸。/ * 张三用窗户来糊纸。
 d. * 张三把眼睛用来涂了睫毛膏。/ * 张三用眼睛来涂睫毛膏。

由此可见, 句式 2(b) 中的外宾语不应被看作工具论元。为了弄清它们的题元角色, 我们先看下面这组例子:

- (8) a. 张三把柜子(里)装了书。 b. 张三把厨房(里)堆了柴火。
 c. 张三把床上放了被子。 d. 张三把缸里装了米。

例(8)这组例子同样是带保留宾语的“把”字句, 但它们的外宾语都是由处所名词充当, 相应地, 这类句式的外宾语可以转换为方位介词的宾语:

- (8') a. 张三把书装在了柜子(里)。/ 张三把柜子(里)装上了书。
 b. 张三把柴火堆在了厨房(里)。/ 张三把厨房(里)堆上了柴火。
 c. 张三把被子放在了床上。/ 张三把床上放上了被子。
 d. 张三把米装在了缸里。/ 张三把缸里装上了米。

与例(8)类似, 句式 2(b) 也可作如此转换:

- (9) a. 张三把水浇在了花上。/ 张三把花浇上了水。
 b. 张三把漆刷在了房子上。/ 张三把房子刷上了漆。
 c. 张三把纸糊在了窗户上。/ 张三把窗户糊上了纸。
 d. 张三把睫毛膏涂在了眼睛上。/ 张三把眼睛涂上了睫毛膏。

根据上述观察, 可以初步断定句式 2(b) 的外宾语是处所论元。由此看来, 句式 1、句式 2(a) 和句式 2(b) 这表面结构相同的三组句子, 它们的内在题元结构是不同的。表 3 是对这三种结构中内、外宾语充当的题元角色的简单归纳:

表 3. 保留宾语句内、外宾语的题元角色

语法成分 \ 句式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内宾语	当事	当事	当事
外宾语	领属者	工具	处所

2.3 内、外宾语是否对称

从前文讨论可知, 句式 1 只有一个底层结构, 句式 2 有两个底层结构。由于

两个底层结构的存, 句式 2 的两个宾语表面看来都可以做内宾语, 也都可以做外宾语, 人们由此便会产生一个疑问, 即句式 2 的内、外宾语在成分提取方面是否真的对称。具体说来, 因为句式 2 的两个宾语分别可以在不同的结构中充当外宾语, 这样, 人们便有理由怀疑句式 2 被成分提取的部分都是外宾语, 而非内宾语, 如此一来, 句式 2 跟句式 1 在成分提取方面所存在的对立便不复存在, 两个结构之间的差异也仅体现为语义关系的不同。

有鉴于此, 本小节将分别考察句式 2 的两个不同结构, 进一步探究这两个不同结构的内、外宾语在成分提取方面是否存在不对称的现象。首先来看句式 2 (a)“张三把水浇了花”。在这个结构中, 外宾语“水”充当工具论元。由于“把”字句实际上是经过宾语提升形成的句子, 所以, 为了更清楚地考察这个句式内、外宾语成分提取的情况, 我们首先把句子还原为它的原始结构:

(10) 张三用水(来)浇了花⁵。

在这个句子中, 内宾语“花”是动词“浇”的真正宾语, 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当事论元, 而外宾语“水”充当的是工具论元, 它与动词的论元结构没有直接关系, 只是来补充说明事件“浇花”所使用的工具, 这个句子论元间的语义关系和论元结构与句式 2 (a) 完全相同, 因此可看作是句式 2 (a) 的原始结构。下面我们将通过被动化和话题化的操作手段来测试这个句子的工具论元和当事论元是否能够被提取, 从它的原始位置移到被动句主语和话题的位置。我们首先观察外宾语, 即工具论元被成分提取的情况:

(11) a. 张三用水(来)浇了花。

b. 水_i被张三用 e_i来浇了花。 (被动化)

c. 水_i, 张三用 e_i来浇了花。 (话题化)

跟之前的观察一致, 工具论元可以被成分提取成为被动句的主语和句子的话题。下面来看内宾语, 即当事论元被成分提取的情况:

(12) a. 张三用水浇了花。

b. 花_i被张三用水浇了 e_i。 (被动化)

c. 花_i, 张三用水浇了 e_i。 (话题化)

例(11)、(12)表明, 句式 2 (a) 的两个宾语应该都可以被成分提取, 因此, 不存在两个宾语在成分提取方面的不对称。再来看句式 2 (b) 的两个宾语。我们首先将句式 2 (b) 还原成为它的原始结构, 当然, 这个结构中的两个宾语的题元角色应该维持不变, 即内宾语充当事论元, 外宾语充当处所论元:

(13) 张三在花上浇了水。

我们仍然采用被动化和话题化的测试手段来考察这个结构的内、外宾语,即它的当事论元和处所论元是否都能被成分提取。我们首先观察它的外宾语,即处所论元是否可以充当被动句的主语和句子的话题:

(14) a. 张三在花上浇了水。

b. 花_i被张三在 e_i上面浇了水。 (被动化)

c. 花_i, 张三在 e_i上面浇了水。 (话题化)

显然,处所论元是可以被成分提取的。以下例子显示动词的当事论元也可以被成分提取:

(15) a. 张三在花上浇了水。

b. 水_i被张三浇 e_i在了花上。 (被动化)

c. 水_i, 张三浇 e_i在了花上。 (话题化)

以上观察表明,句式2两个宾语的被动成分提取并不仅限于它们处于外宾语位置的时候,句式2的内、外宾语在成分提取方面的确没有受到限制,两个宾语在成分提取方面的语法表现是相同的。如此看来,除了两个宾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不同之外,句式2与句式1的两个宾语在成分提取方面的表现也确实不同。有鉴于此,我们仍然要回答前文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这两种保留宾语句的内、外宾语在成分提取方面表现出不对称?这两种句式在成分提取方面表现出的差异与两种句式的内、外宾语间不同的语义关系是否相关?

3. 两种保留宾语句的句法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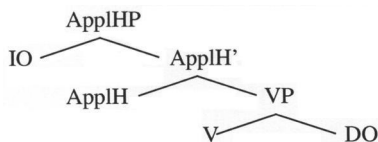
3.1 论元增容及两种不同的施用结构

保留宾语句是针对动词本身的题元结构而言的,保留宾语指的是超出动词题元结构所要求的论元之外的论元,换句话说,保留宾语句涉及的是句子的论元增容问题。根据是否是动词题元结构要求的论元,生成语法通常将句子中出现的论元分为两类:核心论元与非核心论元。核心论元,顾名思义,应该是动词题元结构中所要求的论元,比如通常所说的施事、受事、当事等论元,为了生成合法的句子,动词题元结构所要求的核心论元必须出现;而非核心论元指的是非动词题元结构所要求的论元,比如通常所指的处所、工具、领属者、伴随、材料等论元,这些论元的出现与否对动词的题元结构不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它们不是生成合法的句子所必需的论元。在较早的生成语法研究中,这类论元也被称为旁论元(oblique argument),因为它们通常是由介词引介出来的论元,在句法上通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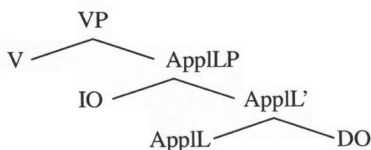
被赋予旁格(oblique case)。

生成语法认为(Baker 1988; Marantz 1993; McGinnis 2001a, 2001b; Pykkänen 2002, 2008; Cuervo 2003 等), 非核心论元(或曰旁论元)是由施用短语(applicative phrase)的中心语 Appl 引介到句法结构中的施用论元(applied argument), 施用论元的题元角色是由引介这些论元的中心语 Appl 的性质决定的。根据中心语 Appl 的性质不同, 施用结构可分为两类: 高层施用结构(high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 和低层施用结构(low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这两种施用结构不仅句法结构和语义关系不同, 而且句法表现也不尽相同。就句法结构而言, 高层施用结构位于动词短语 VP 之上, 而低层施用结构位于动词短语之下(详见例(16)); 从语义关系上来说, 高层施用结构表达的是个体与事件之间的关系, 而低层施用结构表达的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

(16) a. 高层施用结构



b. 低层施用结构



根据 Pykkänen(2008: 16-17) 的假设, 高层的施用短语中心语包括工具、受益(benefactive)、受损(malefactive)、处所等, 这些中心语是人类语言中共同存在的, 当然具体选择哪个中心语则因语言而异。至于其他的施用结构到底属于高层还是低层, 在不同语言中存在差异, 比如双宾结构在英语、日语和朝鲜语中属于低层施用结构, 而在卢干达语、阿尔巴尼亚语中则属于高层施用结构。如果上述对非核心论元结构所做的研究是正确的话, 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思路来解释现代汉语中两种不同保留宾语句在语法表现上的差异。

3.2 两种不同的保留宾语句与两种不同的施用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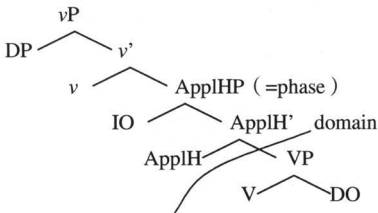
本文讨论的保留宾语实际上都是新增加的非核心论元, 例如领属者、工具、处所等, 它们都不是动词题元结构所要求的, 因此, 在句法上可以把它们看作施用论元, 而将保留宾语句看作施用结构。但问题是这两种保留宾语句是否属于同一种施用结构。从上文观察看出, 这两种保留宾语句的句法表现和语义关系都不相同, 显然无法将它们归为同一种结构。句式 1 的外宾语与内宾语之间具有领属关系, 换言之, 这两个论元代表的个体在语义上有关联; 句式 2 虽然可细分为两个不同的底层结构, 但从语义上来说, 这两个结构的外宾语与内宾语都没有直接的语义关系, 相反, 它们表达的都是外宾语与动词所代表的事件之间的关系, 说明事件使用的工具或发生的地点。根据两种保留宾语句在语义关系上表

现出的差异,我们认为句式 1 属于低层施用结构,而句式 2 则是高层施用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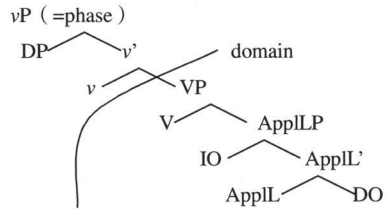
但是,仅仅将这两种句式归为不同的施用结构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两种不同的施用结构在句法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这与它们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异有没有关系。

McGinnis(2001a, 2001b)采用 Chomsky(2000, 2001)提出的关于语段(phase)的假设,分析和解释了造成这两种不同施用结构差异的原因,她指出这两种不同的施用结构在句法结构中的差异造成了它们在成分提取上的不对称⁶。按照 McGinnis 的观点,施用短语中心语 Appl 的语义特征不仅影响了它们的短语结构,同时也影响到它们的语段结构(phase structure)。根据她对语段所下的定义,只有当与 VP 具有姊妹关系的成分其指定语(specifier)位置有论元生成时,它才能成为语段的中心语。根据这个定义,高层施用结构无疑是一个语段,因为与 VP 具有姊妹关系的成分 ApplH, 它的指定语位置有一个间接宾语生成,因此, ApplH 就成了一个语段的中心语;与高层施用短语不同,低层施用短语处于 VP 之下,与 VP 形成姊妹关系并且在其指定语位置有论元生成的中心语是 v, 所以,在低层施用短语所处的句法结构中, vP 才是一个语段,而低层施用短语只是动词的补足语⁷。

(17) a. 高层施用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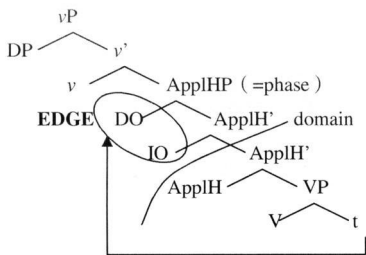
b. 低层施用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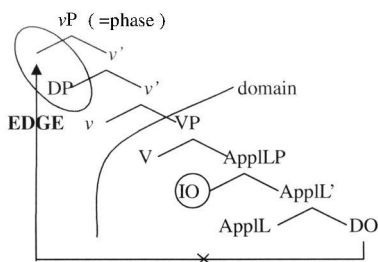
那么,两种不同的施用短语在句法结构中的不同地位,即高层施用短语是一个语段,而低层施用短语不是一个语段,在句法上会带来什么不同的结果呢?按照例(17)的结构图,高层施用短语作为一个语段,在它的语域(domain)中只有一个论元,即动词的直接宾语 DO,而低层施用短语所在的语段 vP,其语域中有两个论元,即间接宾语 IO 和直接宾语 DO。按照 Chomsky(2000, 2001)的观点,语段的中心语带有 EPP 特征,能够吸引它语域中的成分移到语段边界(edge)位置,那么,高层施用短语的直接宾语 DO 就可以移到边界位置。低层施用短语所在的语段因为有两个论元,按照 Rizzi(1990)的相对近距离原则(Relativized Minimality),只有语域内离移位的着陆点(landing site)较近的论元可以向上移位,换句话说,只有间接宾语 IO 可以移到边界位置,语域内的直接宾语 DO 如果

向上移位的话,势必要跨过间接宾语 IO,这便违反了相对近距离原则,由于无法跨过 IO,所以直接宾语 DO 无法移到语段的边界位置。根据 Chomsky(2000, 2001) 提出的语段不渗透性条件(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只有语段的中心语和它的边界成分才能与语段外成分发生关系,进行后续的句法操作。由于高层施用结构的直接宾语 DO 和间接宾语 IO 都在边界位置,这两个宾语都可以继续向上提升,成为被动句的主语或者句子的话题,而低层施用短语中只有间接宾语 IO 才有机会移到边界位置,因此,只有间接宾语 IO 才可以继续向上提升,而它的直接宾语 DO 由于无法跨过 IO 移到边界位置,所以失去了向上提升的机会。具体如例(18)所示:

(18) a. 高层施用结构



b. 低层施用结构



McGinnis(2001a, 2001b)对两种不同施用结构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句法结果作了合理解释。这一解释应该说是跨语言的,它不仅适用于英语、日语、阿尔巴尼亚语及一些非洲语言,同时也适用于汉语不同的施用结构。本文所讨论的两种保留宾语句,正是由于它们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这两种句式所带的两个宾语在成分提取方面形成的不对称。按照前文的分析,句式1的两个宾语具有领属关系,应该属于低层施用结构,由于在语段vP的语域中存在两个论元,因此,只有相对较高的外宾语,即间接宾语IO才能移到语段的边界位置,并进行后续的句法操作,而句式1的内宾语DO由于有IO的阻碍,无法移到边界位置,因此,也就不能进一步提升成为被动句的主语或句子的话题;句式2虽然有两种底层结构,但这两种结构都应属于高层施用结构,在语段ApplHP的语域中只有一个论元DO,因此,它可以提到边界位置,同时可以由此进一步提升,所以,句式2的内、外宾语不存在成分提取不对称的问题。

3.3 两种施用结构分析的优点

Pykkänen(2002, 2008)对两种施用结构的区分以及 McGinnis(2001a, 2001b)对两种施用结构在语段划分上不同的设想,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假设。它不仅解释了汉语的两种保留宾语句在成分提取方面的不对称,同时还能合理

解释两种保留宾语句在以下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

3.3.1 宾语省略

根据第二节的讨论,出现在两种保留宾语句的动词都是及物动词,因此,保留宾语句的动词必须要有两个论元才能使它的论元结构得到满足,形成一个合法的句子。按照我们的分析,低层施用短语是动词的补足语,低层施用短语的论元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成为动词的论元,因此,在句法上表现为低层施用结构的保留宾语句中,省略任何一个论元,都不会对动词的论元结构产生影响,生成不合法的句子。从例(19)可以看出,在低层施用结构的保留宾语句中,省略直接宾语 DO 不会对句子的合法性产生影响:

- (19) a. 张三把橘子剥了皮。 张三把橘子剥了 e。
 b. 张三把纸门踢了一个洞。 张三把纸门踢了 e。
 c. 张三把那一篮苹果吃了八个。 张三把那一篮苹果吃了 e。

省略间接宾语 IO 同样不影响句子的合法性:

- (19') a. 张三把橘子剥了皮。 张三剥了皮*。
 b. 张三把纸门踢了一个洞。 张三踢了一个洞。
 c. 张三把那一篮苹果吃了八个。 张三吃了八个。

与低层施用结构不同,高层施用短语位于动词短语之上,它所引介的论元与动词的论元结构无关,只有主语和位于动词补足语位置的直接宾语 DO 才能满足动词的论元结构。可以预测,省略直接宾语 DO 将会产生不合法的句子:

- (20) a. 张三把水浇了花。 * 张三把水浇了。
 b. 张三把纸糊了墙。 * 张三把纸糊了。
 (21) a. 张三把柜子装了书。 * 张三把柜子装了。
 b. 张三把厨房堆了柴火。 * 张三把厨房堆了。

而间接宾语 IO 由于位于动词短语之上,与动词的论元结构无关,因此,省略间接宾语不会对句子的合法性产生任何影响:

- (20') a. 张三把水浇了花。 张三浇了花。
 b. 张三把纸糊了墙。 张三糊了窗户。
 (21') a. 张三把柜子装了书。 张三装了书。
 b. 张三把厨房堆了柴火。 张三堆了柴火。

3.3.2 辖域歧义(scopal ambiguity)⁹

高层和低层施用结构在辖域歧义方面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

根据 McGinnis(2001a, 2001b), 两种施用结构在语段的划分上存在着差异。在低层施用结构语段的语域中, 可以存在两个量化成分, 即分别处于低层施用短语指定语和补足语位置的间接宾语 IO 和直接宾语 DO。由于两个量化成分的存在, 根据相对近距离原则, 最上面的量化成分提升(quantifier raising)到最高的量化位置, 句法位置相对较低的量化成分由于离提升着陆点较远, 只能提升到较低的量化位置。因此, 包含两个量化成分的低层施用结构不会产生辖域歧义。请看下面包含两个量化成分的低层施用结构:

- (22) a. 张三把一个橘子剥了一块皮。
 b. 张三把一个人打断了一根手指头。
 c. 张三把一篮苹果吃了一个。

虽然有两个存在量化成分的句子是合法的, 但这个句子并不存在辖域歧义, 它的解读取决于两个量化成分在句中的位置, 即在前的量化成分取宽域(wide scope), 在后的量化成分取窄域(narrow scope):

- (22') a. 张三把一个橘子剥了一块皮。
 i. [一个 x: x= 橘子[一块 y: y= 皮[张三把 x 剥了 y]]]¹⁰
 ii. * [一块 y: y= 皮 [一个 x: x= 橘子[张三把 x 剥了 y]]]
 b. 张三把一个人打断了一根手指头。
 i. [一个 x: x= 人[一根 y: y= 手指头[张三把 x 打断了 y]]]
 ii. * [一根 y: y= 手指头[一个 x: x= 人[张三把 x 打断了 y]]]

除了两个宾语都是存在量化短语的情况之外, 低层施用结构的间接宾语还可以是全称量化短语。在此种情况下, 低层施用结构仍然不会表现出辖域歧义:

- (23) a. 张三把每个橘子剥了一块皮。
 i. [每个 x: x= 橘子[一块 y: y= 皮[张三把 x 剥了 y]]]
 ii. * [一块 y: y= 皮 [每个 x: x= 橘子[张三把 x 剥了 y]]]
 b. 张三把所有人打断了一根手指头。
 i. [每个 x: x= 人[一根 y: y= 手指头[张三把 x 打断了 y]]]
 ii. * [一根 y: y= 手指头[每个 x: x= 人[张三把 x 打断了 y]]]

高层施用结构由于在它所处语段的语域内, 只有一个量化成分, 即直接宾语 DO, 这个量化成分的提升并不违反相对近距离原则, 因此, 从理论上来说, 高层施用结构存在着辖域歧义的可能, 换言之, 句法结构较低位置的量化成分也可以取宽域。以下例子与我们的预测是一致的:

- (24) a. 张三把每瓶水浇了一朵花。

- i. [每瓶 x : $x =$ 水 [一朵 y : $y =$ 花 [张三把 x 浇了 y]]
 ii. [一朵 y : $y =$ 花 [每瓶 x : $x =$ 水 [张三把 x 浇了 y]]
- b. 张三把每个柜子装了一本书¹¹。
 i. [每个 x : $x =$ 柜子 [一本 y : $y =$ 书 [张三把 x 装了 y]]
 ii. [一本 y : $y =$ 书 [每个 x : $x =$ 柜子 [张三把 x 装了 y]]

显然, 高层施用结构与低层施用结构不同, 它的两个保留宾语间允许辖域歧义的出现。比如例(24a)既可以理解为“对每瓶水 x 来说, 存在着 一朵花 y , 张三把每瓶水都浇了一朵花”, 也可以理解为“对一朵花 y 来说, 存在着每瓶水 y , 张三把每瓶水都浇了这朵花”。两个宾语间存在辖域歧义与否, 也证实了两种不同施用结构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异。

3.3.3 非论元移位 (A' -movement): 关系化名词短语移位

第二节讨论的两种保留宾语句在论元提取方面表现出的差异, 除了话题化之外, 主要涉及的是论元移位, 例如, 直接宾语是否可以做“把”字的宾语, 是否可以做被动句或受事句的主语等。其实, 这两种不同的保留宾语句除了在论元移位和话题化方面表现出的差异, 在关系化方面同样表现出了不对称。

根据之前对两种施用结构的分析, 低层施用结构短语的语域中始终存在两个论元竞争向上移位的机会, 按照 Rizzi (1990) 的相对近距离原则, 我们推测低层施用结构中只有句法位置在上的论元, 即间接宾语, 才有被关系化的可能, 而句法位置较低的直接宾语则无法被关系化:

- (25) a. 这是我把它_i剥了皮的橘子_i¹²。 (间接宾语)
 b. 这是我剥了皮的橘子。
 (26) a. * 这是我把橘子剥了 t_i 的皮_i。 (直接宾语)
 b. * 这是我把橘子剥了它的皮_i。
 c. * 这是我剥了 t_i 的皮_i。

高层施用结构的语域中只有一个论元, 不存在两个论元竞争的问题, 因此, 高层施用结构的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都可能被关系化。首先来看间接宾语:

- (27) a. 这是我(把它_i)浇了花的水_i。 b. 这是我(把它_i)捆了箱子的绳子_i。
 c. 这是我(把它_i)装了书的箱子_i。 d. 这是我(把它_i)堆了柴火的厨房_i。

高层施用结构的直接宾语同样可以被关系化(28a、b), 但值得注意的是, 当直接宾语被关系化时, 有一些特别的限制。高层施用短语的中心语不能再与“把”字合并(28c), 而必须在语音上表现出来(28a、b):

- (28) a. 这是我用水浇了 t_i 的花_i。

了皮;(ii)我把水浇了花。这两种保留宾语句好似结构相同,但语法表现却极为不同。通过对这两种保留宾语句的语义关系和语法表现的观察,本文从生成语法的角度对造成这两种句式不同语法表现的原因进行了阐释。参照 McGinnis (2001a, 2001b)、Pylkkänen(2002, 2008)等人的研究,我们认为汉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施用结构,上述两种句式在语法表现上的差异,是由它们不同的句法结构决定的。两种不同施用结构的引入不仅解释了上述句式之间的差别,还使两类保留宾语句中存在的其他一系列不对称现象得到了解释,由此也可以看出汉语保留宾语句并非汉语独有的语法现象。

注 释

1. 保留宾语句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句式,涉及很多不同的变式,为了避免引起理解上的偏差,同时也为了得出更客观的结论并且作出更科学的解释,本文将研究范围严格限定在了这两种带保留宾语的“把”字句。这两种保留宾语句一方面具有表1所列的共同特点,另一方面也存在表2所显示的语法差异。将研究范围限定在这两种句式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不具有普遍意义,从对这两种保留宾语句所做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层施用结构与低层施用结构间的差异,两种施用结构结构上的差异能帮我们进一步观察其他保留宾语句以及汉语中的双宾句,同时还能帮助我们解释这些句式的一些句法特点。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进一步展开,只能在此略作说明。
2. 黄正德(2007)认为,非作格动词和非宾格(unaccusative)动词都可以在论元结构中增加一个论元,所不同的是非宾格动词增加的论元是一个外挂主语,或曰小主语,因此,不存在保留宾语的情况;而非作格动词增加的论元是蒙事(affectee),可以看作宾语的一种,所以,只有非作格动词才能形成保留宾语句。
3. 黄正德(2007)把保留宾语句的内宾语看作受事,Pylkkänen(2002, 2008)及 McGinnis(2001a, 2001b)等把保留宾语句的内宾语看作当事。为统一起见,我们在下文中将内宾语都称作当事论元。
4. 例(4)仅说明句式2的两个宾语都可以做动词的内宾语,如果单纯用例(4)的结构进行测试,句式1的一部分句子好像也可以通过这个测试,比如,“剥橘子”、“剥皮”,但是,如上所述,如果把整个结构放到保留宾语句中,句式1的句子就不能成立。
5. 注意这里的“用+N+(来)+V”结构类似于英语的“use something to do”,“来”在这里类似于英语不定式的标记“to”。我们这里关心的只是两个宾语被成分提取的情况,所以,对“来”的语法地位和句法操作上的细节暂不讨论,留待日后做进一步研究。
6. 关于高层和低层施用结构在成分提取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也可参照 Grohmann 2003、Kayne 2005、Boeckx 2007等提出的反局部移位(anti-locality)限制进行解释。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上述文献。
7. 注意例(17)中的间接宾语IO相当于前文所讲的外宾语,而直接宾语DO相当于之前所讲的内宾语,下文相同,不再专门说明。
8. 由于低层施用结构的直接宾语无法被成分提取,所以,只能处在动词后面的位置,不能生成“把”字句。
9. 一般认为(Huang 1982; Xu & Lee 1989; Cheng 1991; Aoun & Li 1993等),汉语的量化遵循同构原则(Isomorphic Principle),因此,在汉语包含多个量化成分的句子中,每个量化成分的量化域与其语序相对应,不存在辖域歧义。但 Aoun & Li(1993)指出,汉语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有辖域歧义:一种情况是在带有处置意义的双宾语句中,如:“王老师写了两封信给每个学生。”“每个学生”既可以取宽域,也可以取窄域;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汉语的被动句,如:“有一个男人被每个女人抓走了。”“每个女人”也是既可

以取宽域,也可以取窄域。本文所讨论的保留宾语句的辖域歧义问题,实际上就是 Aoun 和 Li (1993) 所说的第一种情况。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并不是所有的保留宾语句都存在辖域歧义。

10. 本文采用一阶逻辑(first order logic)表达式来表达两个量化成分间的辖域关系。以例(23a)为例,(i) 可以解读为“对一个橘子 x 来说,存在一块皮 y,张三把这个橘子剥了一块皮”,而(ii)则解读为“对一块皮 y 来说,存在一个橘子 x,张三把一个橘子剥了这块皮”。显然,第一种解读在汉语中是可以接受的,而第二种解读则难以被人接受。下文的逻辑表达与此类似,不再具体说明。
11. 当间接宾语是处所论元时,较难得出辖域歧义的解读。因为从语义上来说,一个物体在同一个时间内只能存在于一个空间/处所,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处所。因此,在间接宾语为处所论元的保留宾语句中难以出现辖域歧义,是由于语义上的限制造成的,跟句子的句法结构无关。当然,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类句子也有可能出现辖域歧义,例如这里的例(24b),可以设想有某个人写的一本书,比如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每个柜子里都装了一本乔姆斯基写的《句法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一本书”并不是某一本特定的书,所以,它可以同时摆放在不同的地方。
12. 由于汉语“把”字不能悬空,所以,当间接宾语移位出去之后,要么整个“把”字短语省略,要么在“把”字后面补出一个复指代词。

参考文献

- Aoun, J. & Y. Li. 1993. *Syntax of Scope*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Baker, M. 1988. Theta theory and the syntax of applicatives in Chichewa [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6: 353-389.
- Boeckx, C. 2007. *Understanding Minimalist Syntax: Lessons from Locality in Long-distance Dependencies* [M]. Oxford: Blackwell.
- Cheng, L. 1991. *On the Typology of WH questions* [D]. Ph. D. Dissertation. MIT.
- Chomsky, N.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A]. In R. Martin, D. Michaels & J. Uriagereka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89-155.
- Chomsky, N. 2001. *Derivation by phase* [A]. In M. Kenstowicz (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C].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52.
- Cuervo, M. 2003. *Datives at Large* [D]. Ph. D. Dissertation. MIT.
- Grohmann, K. 2003. *Prolific Domains: On the Anti-locality of Movement Dependencie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uang, C.-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 Ph. D. Dissertation. MIT.
- Huang, C.-T. James. 2001. *Chinese passiv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9: 423-509.
- Kayne, R. 2005. *Some notes on comparative syntax,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 and French* [A]. In G. Cinque & R. Kay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C]. Oxford: OUP. 3-69.

- Marantz, A. 1993. Implications of asymmetries in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A]. In S. Mchombo (ed.). *Theoretical Aspects of Bantu Grammar 1* [C].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113-151.
- McGinnis, M. 2001a. Phases and the syntax of applicatives [A]. In M. Kim & U. Strauss (eds.). *Proceedings of NELS 31* [C]. Amherst, MA.: GLSA. 333-349.
- McGinnis, M. 2001b. Variation in the phase structure of applicatives [J]. *Linguistic Variations Yearbook* 42: 105-146.
- Pylkkänen, L. 2002. *Introducing Arguments* [D]. Ph. D. Dissertation. MIT.
- Rizzi, L. 1990. *Relativized Minimality*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Tang, S. 2006. A minimalist view on the syntax of BECOME [A]. In C. Yim (ed.). *Minimalist Views on Language Design* [C]. Seoul: Hankook Publishing Company/The Korean Generative Grammar Circle. 301-311.
- Tsai, W. 2009. Ins and outs: Evidence from adverbials, applicatives, light verbs, and object fronting in Chinese [Z]. Talk a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Feb. 9, 2009.
- Xu, L. & T. Lee. 1989. Scope ambiguity and disambiguity in Chinese [A]. In C. Wiltshire, R. Graczyk & B. Music (eds.). *Papers from the 25th Annual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Part One: The General Session* [C].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451-465.
- 邓思颖, 2008, 汉语被动句句法分析的重新思考 [J], 《当代语言学》(4): 308-319.
- 黄正德, 2007, 汉语动词的题元结构与其句法表现 [J], 《语言科学》(4): 3-21.
- 收稿日期: 2011-04-12; 修改稿, 2011-06-14
- 通讯地址: 510420 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张)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邓)

Abstracts of papers in this issue

Mood, modality and sentence type (p. 483)

ZHAO Chunl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Dep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SHI Dingxu (Dep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China)

The concept of *yuqi* (语气) has long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grammar. It wa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s mood, sentence type and modality in the study of English grammar and is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ton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grammar. 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yuqi* (语气) is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mood in English, with a different coding mechanism. There is no one to on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odality and sentence type in Chinese, nor is there any one to on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ood and sentence type in Chines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nd extensional func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rrogative pronoun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p. 501)

TANG Yanling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SHI Yuzhi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Dept. of Chinese, National Singapore University, Singapore)

This paper deals with a variet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s derived from interrogative pronouns, which include exclamation, universal reference, indefinite reference, and anaphora. From the typ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 extensional functions of interrogative pronoun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displa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se phenomena is that different languages have different grammatical systems, which to a large scale influenc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s of interrogative pronouns.

Two kinds of retained object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p. 512)

ZHANG Qingwen (Center f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TANG Sze Wing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wo kinds of *ba* (把) constructions with retained objects: (i) *wo ba juzi bo le pi*. 'I peeled the skin of the orange.'; (ii) *wo ba shui jiao le hua*. 'I watered the flower with water.' The two kinds of retained object constructions are distinctive in semantic relation and constituent extraction. It is assumed that the two types of retained object constructions are two different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whose distinctive semantic relations and their asymmetric representations in constituent extraction result from their divergent syntactic structures. This analysis not only accounts for their distinction in constituent extraction but also gives an account to a series of asymmetries of the two kinds of constructions. It also proves that the retained object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is not language particular.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English locative inversion constructions and their discourse functions (p. 529)

ZHANG Ked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Based on the Figure-Ground relatio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English locative inversion constructions may be regarded as GtF (Ground+ t(ransition)+ Figure) constructions, in which G serves as the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 F is the object to be located by reference to G, and t plays the role of indicating the dynamic or static spatial relation between G and F. From the viewpoint of discourse structuring, GtF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may perform two main discourse functions. One is to be cohesive with the preceding discourse, and the other is to introduce into the discourse